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八

南華真經

13
1406
18





外物一節

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
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
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
唯變所適言寔水火焚槐所謂
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
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
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
故不得成懸於天地之間所希
踐者高而濶也慰譬沈屯則非
清夷乎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
則和若利害存不其和楚矣月
不勝火者大而難則多累小而
明則知分也唯儼然无務遺形
自淨道乃尽也

外物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八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歆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歆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曰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能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于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敬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敬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償然而足雖在己所敬為外物而不可必况在人者乎伍員畏公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于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後不能必於敵思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阴阳錯行以下言木寇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

定行定不

陷而無所逃噍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督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蟬音淳 償音頰

林慮齋云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並桀說以意逆之可也畏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

震發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寓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无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為兩陷噍蟬不得成其所欲為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督沈屯而不得解後阴阳錯行天地大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既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積然則縱心而至於无心道盡於此矣

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知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既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火言明於大者必晦乎小月能燭

粮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放禹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者皆不必拘益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者是皆外物不可况也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金與火相守焯銘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以之言大

天地而不能燬毫厘此其所以
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
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薄洲可談
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句因
見李燭言依典有日月燈光
依灯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
甫曰日燈乎登月燈乎夜燈乎
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
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肯謂
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
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
不勝勝之矣非論其明暗也

陳 塵障疑惑不能成事遂意
則忘乎意則皆遇境則沈觸物
則也利害交于胸中則生火焚
和而信不全矣

絃大異也大雷兩之時或焚對木故曰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
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汜論篇亦非
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
見者亦言其不可况也甚憂者盡憂也兩陷非
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生也墮蟬者怵惕不
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
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
慰賢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于胸

中其內熱也甚於熒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
倍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况而過
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
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
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昏所蔽其炎如火故
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
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正用此意憤然者死然
而自放也道蓋者言其天理滅冬也蓋謂衆人
汨於利歆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陸方壺云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者亦不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必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免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遇之不一偶則有數存焉補以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覆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閱龍逢桀囚箕子比于惡來皆紂臣子昏吳臣被戮累以鴟夷之皮沉之于江襄弘周灵王時臣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三年而化為碧玉孝已勝禹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荃瓜誤斷其根太杖幾效故以為有憂悲之事以下特論造化五行稍影人事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偕火明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及傷其母故木并木相摩則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相發必克是也即雖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煉若使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

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直折是已火之為害知所以修其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于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者不知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于利害之中無所逃遁墮墮蟬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以心懸于天地之間鬱鬱屯遭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有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所以道人養和衆人焚和焚者煎焚之象月固不勝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煉於是乎有積然而道盡者憤衰斃之象道謂生道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益故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無為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益救世之仁也伏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一節

即言當理無小有其不當雖天何益

呂註并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也

焦註監河侯即魏文侯也邑金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狹水官也常與相并者謂水也然海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王當作王字之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色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林慮齋云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是或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魚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尤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以為為鱸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陸方壺云途依友仁者當臨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借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也

○任公子節

前註喜志遠不同故經世之宜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薄乎會

小大各有所適也

江註 犗，犗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所澤。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于天下。揚名于后世。若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呂註 任氏釣魚，明無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速效。

方註 兩段俱從外物上反觀，申明其說也。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此言志士之志，雖有待乎死，而皆是也。特有適然不置，擇於小大也。豈謝魚之辨，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鎔沒而下。驚揚而奮，擊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于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枝，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稽音界 鎔音階 腊音昔 制音浙 鮓音權 縣音玄

林庸齋云 巨緇，大黑索也。犗，音界。犗牛也。鯢，與階

同。海水震蕩聲，伴鬼神言此魚掃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幹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常而不知異，見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泮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鮓小魚也。縣令，狝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歸令狝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下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綖緇之。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好則迹不足恃也

○儒以一節

目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流其不義何以異此

能免便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倍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陸方壺云喻言有大抱負必有木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木成就巨綱大黑繩也犢犍牛也離割之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刺厭飽飲也幹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鮑耐皆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搗文之士宜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木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鮮裙襦口中含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髮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無傷口中珠顛音

林慮齋云

此段蓋喻將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木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由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說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髮以金椎木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顛頤下也控其顛者控開其顛也

呂註世之幸也者泥迹而不
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也自修
上低下至誰氏之不以貌求聖
人者也無矜躬行而矜之容知
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太亂生於
堯舜之間今不意一世之傷而
有為以救之是豈方世之患也
豈富有之業固塞耶將無其謀
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患
非天地然以懽樂為驚終身之
醜狀且有所以不為至者相引以
各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
焉耳休道君子其可為是乎蓋
不能經邦聖知而忘善惡皆驚
方世之患散也道無為而反焉
則無非傷道元為而動焉則無
非邪矣自有可貴而奪之哉豫若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反
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
哉其載焉終於爾

林雷齋云出新者出而採薪也修上上長也
下其行趨錫也末微也言其皆微有佞曲之狀
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當四海即
萬自以憂常世之患之患躬矜汝身矜持之行
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高道
業可得而學不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

冬涉川從若畏四鄰躊躇之謂
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
可得也

焦註抑固窳耶以其畧不及耶
言夫子所為足以致困乃安之
而不改豈命固道窳耶毋乃其
智畧不及慮是耶

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汝為一時而憂過用
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
如此道之窮宜也窳窮也固耳也汝之道其窮
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畧所能及者故
曰亡其畧弗及耶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
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
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
人之所為則務入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
焉耳中民庸人心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

莊子

而自相交結此亦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
 不雅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
 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
 動則無非和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歆
 進不進之意以躊躇具事即不淨已而後應也
 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柰何終
 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柰何哉其載為終
 矜爾此一句下詩奇 ○陸方壺云修上上長也
 也後耳、帖腦後也 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
 世之患也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若萊

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
 子之道可淨而奈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
 傷而驚然放心于萬世之患益一時之傷乃政
 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幸術不明之過也汝
 之旁其固然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夫以思
 惠結人之惟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
 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思至人
 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
 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
 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至一世之傷
 者莫若桀人皆知之性、是堯而非桀是為太
 道生是非也故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
 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生毀
 譽不起憎愛渾然每善惡相忘然後每道相應
 今之人皆曰吾將及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
 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
 而不知動之無非和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若
 虛靜恬淡寂寞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

○宋元君節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
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當於外
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狹
網无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太
知任物去善則善无所慕善无
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
嬰兒之言汎然无習而自能者
非致而致彼也

且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思有神
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
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至矣知也
雖有至知万人謀之寡不勝衆
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人人有知網无知也故去小知
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
者何以知為哉嬰兒无石師而
能言者以知而身天下之民愚
其能使之不知乎

雖有至知不知身万人謀
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
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
而網出於其所不意殊不知鵜
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
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
善矣如嬰兒无石師以教之而
自能言蓋身能言者成人雖
有知亦豈身無謀之也

設有所為欲為之為之不為故時時以見事
而性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
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
終見其矜持費力為耳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
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林屬齋云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
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

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六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泛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小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唯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

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犬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木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陸方壺云阿門曲側之門宰踏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見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蓋困於數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孝子曰吾吾吾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圓于數矣雖有至知亦須畢幸群策而後為謀名滅益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鶘所食魚俛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身下相安者亦無情順

卷之二 莊子 齊物論

○惠子一節

郭註 聖志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大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呂註 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而不知有用者乃有用之所自此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易而容足之於地耶

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留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石疑作所言習之移入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林庸齋云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暇之意故曰無

○莊子一節

郭註 性之所能不得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者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遷是非生死以之也易

用之用陸方壺云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皆香碩言之所談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絕仰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則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无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陟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太用乎前云足也踐恃其所不暇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世而无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
至人无雷行唯所趨而因之故
能并化俱也古无所尊今无所
卑而尊者尊古而卑今矣其原
矣隨時因物乃平民也至人當
時應務所在為正故曰遊於世
而不礙本无我何失焉故曰
順入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學
也故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
用之則万物各至其我故曰成
意不彼

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遊
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皆遊物
人皆徇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
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
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皆遊
物皆遊則雖欲不遊不可得也

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
也流道之志因循而為卑來絕
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
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喪墜
火馳而不顧則雖相安為君臣
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
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
卑不為流道高不為來絕唯道
之從而已矣故至人不留行無
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狃
帝氏之流觀今世濼薄其心孰
能平而不枝乎唯至人乃能遊
世而不為僻吳順入而內不失
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
意而游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
所有非教以所无也不能通未
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
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

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希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林慮齋云能遊者則能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
能此言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
流道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
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無流道

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
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倍所累而不能反身
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
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
何異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
五帝為始此蓋訛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
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
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順人
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

也
唐註各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
變况其他道理豈可拘耶只是
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
留行即無住着浮屠不二宿藥
下蓋此意

亦順承其意而無波我之分此猶言王侯與蠅
緣同盡隨丘墟也唯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
恋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本抵相
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
者也徐常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分
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
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被陸
方壺云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
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淨不遊乎有生
而不能遊者且淨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
塵不掛雖未芸遍跡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与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淨不遊乎哉不能遊者
根塵太重習困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
婢子語刺之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本
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决絕之行乃
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
及願火迫者希不願家若也粟墮而不互火馳
而不願則是真有流通之志决絕之行若是人
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
看淨不透遇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
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
君臣盡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
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為者哉以故至
人之行不置於此直將等為淨雲視為僮來有
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
古今逝波耳上遡希韋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悲今淨乎至知
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于世而不礙于行順于
人而不失乎己直將乾坤世界劇為戲場古今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顛

○目微一節

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與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之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无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實者无情任天實乃開也開空曠也天遊心不係

早暮遊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波所謂世教者雖不肩為李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心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伊者世出世法原无兩件有所棟擇去取則非遊于世而不礙順于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先王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至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以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口微為其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不止則跚跚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日夜無降人則終塞其實胞有重闕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

也勃發爭也也攘逆也木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萬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暴則名美于德也諛急也謀縉乎諛者急而後考其謀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无朋知也柴塞也官事果乎無宜者無之所耳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鉅鑄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理矣故不竟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為言色臭物所壅則為聰明為顛其為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也不通則相踰踐得失交戰于胸中然何而不至於跚哉此阴阳之患所

勃發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木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縉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鉅鑄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顛音羶 跚音女展 切 諛音賢 鉅音音釋

林麴齋云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

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由之所臭味為真顛真其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壅

以作無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
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律
來出入隨乎生以消長循明暗
而左右在元氣交通死可不然
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
未始有降人願有言也臭味塞
其實而不通所以降而不殷也
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
形一視天和幾至是以胸有重
閤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
不能滯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
卑否則煩姑瀆而勃礫矣心必
存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太鑿
跡而相攘矣太鑿即耳目口鼻
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
遊乎人間世万物无定挽心其
神足以勝之也矣以太林丘山
為善哉上德不德故无名有各

塞窒碍也哽哽响而不通也珍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之見道苟窒碍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
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累
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
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
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能
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於孔竅發見
處伊曾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
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欲而自

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裁又為之
溢也則謀不得不得平誠知不
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出乎爭
此所以誠矣乎象宜言色臭味
樂其外思慮知謀崇其內而不
能相通也夫為道者之治心治
之于未亂无若草木怒生而銜
鐸始修也

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生
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
為我用不虛則六根為我賊用
則神藏賊則神亡凡此其神者
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
乎名六溢乎暴謀生乎鬪知生
乎爭榮生乎守官事生乎無宜
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
者也春兩日時發言雨陽時在

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胞胥膜也人身皮肉
之內有下重膜胞絡此身重閤者空曠也人身
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
之天遊勃礫爭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
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總蔽塞不
知天理之樂則太鑿必至於相攘逆太鑿六根
也太林丘山人見之而况喜者是其平日耳目
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
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于外

也物之恃息者時至則生銚鑿
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
倒者可植以此未遂則棄者无
降故然養物者安根善養生者
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
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諫急之意而後稽度於
智謀之事諡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智謀所由
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
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
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
痴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銚鑿甲器也春雨
時至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
備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况鋤拔其木其力

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
同杜子美詩云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銚鑿之
人豈哉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
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信生者方
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
其成也敗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生歿禍福
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
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陸方壺云夫目蔽于色則不明取乱于声則不聰鼻奪於香則不顛口薰于味則不其心起於識則不知

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不根所起之亦塵
 必預而爭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氣竟然不
 根門頭頭是是雖下然不徹字實則了了百
 當一處微則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
 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更首更而不已則
 則則眾害生之吟足陷淫淖之迹也言人之
 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墮於物欲之中不能自
 拔而眾欲交攻其有存焉者鮮矣夫物之有
 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
 而不盛其不盛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
 無降人願自塞其實耳蓋此段靈光個人透露
 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察日夜無止暗則
 室之有實日光自察人願自塞其實乃光明
 蔽而不見耳胸人身膠膜也重閣罕曠之地所
 以行氣者个身如此个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个
 物不黏常与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遊於
 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
 各得其所無虛空則婦姑勃讎勃怒爭也溪亦

空意以况个心而無天遊則亦鑿擦奪終無寧
 已六鑿即亦賊之象會字之奇也既為亦賊所
 撥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
 以自安故太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喜謂其少滯
 以自慰耳所以李道之人常須靜養清淨經云
 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个心好靜而欲壅之若能
 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
 不生六欲消滅矣溢者過也名勝則實壞故德
 溢乎名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
 心於暴白也故溢謀稽於誠者急蒙漸下強
 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
 波以爭勝故人各用知榮生乎守守即守而不
 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于胸中而身物為梗
 官事果乎象宜果結果也又核尖也象宜謂眾
 情稱便此亦莽子漫事日時謂以時且而兩有
 兩有賜與久明者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
 生二字亦奇於是乎農人始備鋤鐮之器草木
 之到植者過半矣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

○靜然一節

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遷非不遷也若是後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至人也至言其外神言其內神合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靜然至止遷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簡熾而後有澹極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

皆稟於種藝條于根而稜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了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可見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遷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駭音駭

用拙未嘗熾安用澹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亦若夫君子小人則有羨利之劍矣

皆戚同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无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皆戚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病者形之兆發於目皆披戚鐵紋可以沐浴者密

林慮齋云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

未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剪戚音戚皆戚者及去物歆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遷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遷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得揚子所謂先病而後瘳即此意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若是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胸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非佚者之

所獲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因未嘗問下句又生下四句賊與駭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賊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
 以盛德而賊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
 而賊其下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其求合
 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
○陸方壺云病者焚利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不
 真勸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竭邪氣自退藥
 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賊也
 云剪除男女声色之欲則老竟自是安康故曰
 皆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還事若急遽一以安
 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理矣雖
 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所如所其

○演門一節

前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
 貧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
 踏河

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
 病而先居於靜老而肯戚亦遲矣佚人則不
 待老而先証於戚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
 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
 而問焉夫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
 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
 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賊
 與駭同謁改百姓之規听也聖人之所以駭世
 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愈下故其所
 以駭世者不過修飾乎礼樂文物之具小人則
 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
 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
 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

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數上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

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音踐 音赴

林屬齋云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

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

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秩今日官員也許由務光

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跋與

罇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歆諸

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吊之而已已可

咲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

此蓋盡言好名之累也

陸方壺云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

○ 荃者節

鄭註至於兩荃无意乃都无所言也

呂註莊子恐后世之人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亡言以究其意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林屬齋云上面既說盡了却以荃蹄之語結末

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荃蹄取

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

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惟
 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
 於得兔也 ○陸方壺云筮魚筮也 罟兔且也在
 忘上乘之筮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存脫然
 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筮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
 可以行不
 言之教矣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寓言一節

郭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
 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
 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
 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
 及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

和也言出于已俗多不受故借
 外耳有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
 父之蒼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
 輒以常窺見疑故借外論之已
 人雖信而懷常疑者徒不受寄
 之他人則信之入之聽有所察
 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
 三異同處而三異論其所取是
 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
 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文
 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徒
 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
 耳其餘本末未以待入則非所
 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父之人
 耳而借便共信之此信之所以
 安故尋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
 非无封无主則曼衍矣誰能定
 之哉故曠然无因因而任之所

以各終其天年也。何之？其物而
 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
 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
 則我其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
 固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
 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不
 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言
 則无可无不可无不可不至
 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
 分者能无天落變化相代其
 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
 理自尔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余
 也。

百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
 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
 十三而已。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萬種
 上聲

林慮齋云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
 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
 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

則寓亦不寓重亦不重皆危言
 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遠在吾
 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
 我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
 吾不欲直言人不可直言故
 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
 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之所
 以言于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
 也故同其心之所重者文之人
 而言之凡書中稱孔子者皆以
 者文為重者以其所聞先於我
 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
 次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
 謂陳父之人。身足重哉言出未
 始有言則其日出後危而已危
 之為物酌於樽壘而時出之中
 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
 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

也如齧缺王倪康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
 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
 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危言也。人皆
 可飲之而有味故曰危言日出者件之中
 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
 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
 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父
 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
 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

則出處語默无非天均因以曼
行即是理而推之所以旁年也
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
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非言人
吾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非言
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惟言無言
而後大齊也言是也故終身言
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
謂可與不可然非不然皆有自
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无
不可可知矣万物之種其出未
始不同知其同則始卒若環
是謂天均也人是非於此而
和万物所齊无為之至故曰天
倪也

水之在厄侯言之在德不
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

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
盡故曰厄言且出物之有際必
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
曰和以天倪如草曼水竹以譬
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
以及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
離老子不為簡敘矣

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
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已
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
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
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
始知終也期年期順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
所見但以期順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
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
不能盡其為入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

陳父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以借重者
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為前輩人物而借重
之也曼衍者游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
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
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
容心則不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唯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
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
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言有所由來

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
 然其言皆有所自来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便從
 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
 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
 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
 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
 詳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父者言我非
 以自然之言而調和眾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
 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殊

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于造物以其不同形而
 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
 禽獸為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
 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生來終始若循
 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
 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
 天均○陸方壺云此篇乃莊子自叙立言之意
 言我如此書之中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
 卮言則日日出之寓言者謂已之言未能直達
 於親父之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之譽之也人不
 信其父而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借外而論

其亦不得已焉而始有所托以啟人之信者乎
此非我者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也又凡人又
情直喜其每已同而惡其與已異同則是之異
則非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
止之重言者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人之
以為真如人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者然雖然
年先矣而經緯本末漫無所知凌以年稱非所
先也年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高下之
道也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即古詩所
謂陳死人陳死人何重之有卮言者卮酒之言
和理而出却非世倍卮酒間譁浪味傲爭論是
非之言曼衍沙汰可以消歲月夫理本至者
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
齊因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
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若彼我之
見原自不齊故不為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
非辨其言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
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
即和以天倪之謂也既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則終身言之而未嘗不言矣若夫是非同異之
辯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寂然不言
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
也惡乎然乎然于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
於我之不然也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然
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
下之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唯不以己之狹見
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之皆
有然者可者一隨而順之則是非自民夫人
既不能以無言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且孰
得而久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
濕化物種有萬雖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
而生始終循環莫能滯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
生氣散而歿於不齊之中而存至齊者在焉是
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
出和是而已和與美之和同

○莊子一節

隨年隨化其時俱也時變則倍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倍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至人之類遠矣孔子謙變化之自余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後其材知而不復其本灵則生凶矣嗚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無之所為聖人就用之取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无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之口耳好惡是非兼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所以宣心故用察人之口則察人之心用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嗚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吾且不得及波乎

林慮齋云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定

矣我順與心則與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无不及也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无是非橫心所言更无利害是也道未至于從心則不免於化人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之非也惠子不知此及孔子之在人同者至其去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對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无气无形容有所謂灵生而有气有形而復其灵也嗚而當律無事

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以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復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灵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嗚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服其心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

於青音之謂言而當法無事於
義理之秋及乎義利陳乎前我
則役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
口而已以其所得未定非無為
而自化者若其使人心服而不
敢違立然而定天下之定是乃
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
未之嘗言也

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
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逆性也蓋立
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
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
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嘆曰已乎已乎我安得
及波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
者○陸方壺云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
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所自許者而信其
如是莊子言夫子亦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
夫子之言受才乎木本愛才即降才之才木本
然木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以靈竟之性
以存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于前而

○曾子一節

郭註 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
為親无係禰之罪既以縣矣謂
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
問其具若能无係則不以貴賤
經而平和恬暢也也養之宜
矣彼謂无係也夫无係者視榮
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過法
取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
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
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違立是謂以止而
止衆止非盛德至善俾以致此宜莊子深嘆其
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倍從養有辨夫子則未
見其有辨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中服何况於
心以之自愧所
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于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波視于釜三千鍾
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縣音玄
觀作鶴

林慮齋云不泊言不及其親見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益疑其前後而變有悲有喜也既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從鳥雀蚊蚋然豈以以為悲喜哉終有悲喜則有心矣

○陸方壺云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泊身及相映不泊謂享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其志親之累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已有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直哀乎彼無所縣者其視釜鍾之祿若鶴雀與蚊蚋之過吾前也何大任小任其去來而亦何足

○顏成子節

野小權利也役不自專也通於彼我他物每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无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積累且去以至於尽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取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无為而忽然独尔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无適无不適而後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

以搜吾念哉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縣因其縣而知其心有所化也進此下出然若爵祿不入於其心而胸次洒洒一塵為之不掛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下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必自終不由于勉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命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忘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故復於石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々皆泯物々皆觀矣未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未合天成則并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木妙則神矣妙乃物而為言然後能休神也生不知有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直

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至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至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巳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体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故未之歷教人撫未始同也又惡乎末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者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未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林肅齋云一年而野返其朴也十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木灰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木妙者盡

其玄也自十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歆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成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成陽動之始也以外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道然也所不道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

此等文字... 增補音義經三言... 卷之十八雜篇論言... 卅一

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造惡乎其所不適曆數星辰日月之注未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以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注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注也况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余然若以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余朝元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謹

此等文字... 增補音義經三言... 卷之十八雜篇論言... 卅一

者未必福任者未必奇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陸方壺云夫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然無為也而無不為無不為則天矣故發願成于將一端說話言吾自闢子綦未子之言一而之中去其机械變詐之心返於朴野二年而後謂隨順衆志不契愛憎取舍三年而通者無人無我比從更進一步四年而物物者如槁木灰灰不起絲毫情識一味寂滅五年而未來者幻滅故非幻不滅如往之有未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人謂與鬼神同其屈伸天成人謂與天同其造化卒而至於天成人則不當復有進步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十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太妙則與道合真矣此段字問豈不以歲月而計此但

言其漸次云耳又以生而論有為無為言人
生則不能無為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
有貧賤之為死則同歸于無為而已故曰生直
為也死也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
原心減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
急為勸慰要人解其天強墮其天泰同証寂滅
以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而有自也而不知其
生陽也無自也死也而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
形始見其有條見其無故舍情之類不能無悲
而不知返其生陽之始矣無所自如是則其始
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
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所適惡乎其
所不適而生忻感于其中耶適者決適之意下
文又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與微問高天則有
曆數矣地則有人執矣吾惡乎求之曆數謂日月
星辰之數耳右巫氏之書是也人據謂據人
耳目聞見之所及者爾貢圖經地理之類是也
夫天文地理似乎有定然以其故求之又不足

○衆罔一節

也彼指形也况乎以之訓形
種阻今氣之不正者用兩其影
如隻之身更也二更相逢佳世
能給相問之時不過稍公而已
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

然夫理必有終而今則莫知其終莫知其終
則必有始終相生者以至乎其間若之何其無
余耶而逝之無始則莫知其始全然不見其端
倪又烏得而謂之有命耶蓋命則宋有而曰不
淨謂之有者所以遺去執有之病造化之妙有
屈有伸鬼神乃氣机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
相應若何其無鬼然而未必盡然如善者未必
福惡者未必禍存者不盡壽暴者不盡夭又必
無以相應者若之何其有鬼耶造化之妙其不
可知者若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
信其有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
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矣稍問也予有而

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
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蠅之甲如
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係是
生於蠅蛻係是生於蛇若影遇
火去日照之則中聚遇天則去
夜則代去无火日則雖有形不
能為我影如此看未則彼之形
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用
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
往吾固毋之來往彼形強陽吾
亦毋之強陽今人者本非血氣
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
非真矣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
而語意尤佳

呂註運動自余無所稍間自余
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
而盡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

至於无待而独化之理彰矣直
自始阳運動往來相隨耳无竟
不可問也

不知其所以予蛻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波吾所以有
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波來則我與之
波注則我與之注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林厲齋云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畧也
之意言其仰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自
不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益以形之動者比

蛇蛻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
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
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
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波指形也吾影也
言吾之所待者波乎故曰波吾所以有待和然
形之動也又查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波形之所以注
來者強陽也波以強陽而動我亦受之其為強
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

物同但添強陽之說又要其意頭即禪家所謂
 重說偈言也
○陸方壺云此丁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水日之喻更嘉新奇更嘉新
奇更嘉新
俯仰行止皆有所待而更獨不知其所以耳予
則謂之甲也蛇之蛻也又似之而寔非蓋甲也
蛻一寓於形則不相聯屬無復俯仰行止之相
能又吾之在形其寓其合亦自有時火日吾
屯也屯謂聚而有景若陰而無日每夜而無火
吾則代而去之波非吾所以有待者亦然
波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波之
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
造化者將彼不為彼之所待乎波來則我身之
而俱未波注則我與之而俱注波健動則我與
之俱健動以箇造化又是自然而然而人不知
其所以然者又何有問乎三個波字即齊物
論中非波無我之波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解

○陽子一節

○陽子一節
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
真進盪激中櫛脫膝膠行凡以
欲得其真而已存乎人者莫良
於眸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
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
得於肩臆故陽子之睢々肝々
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
是謂大白每下愈况是謂若辱
冲而不盈故盛德者不足若然
者其視聽人矣存於睢肝哉避
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
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背之
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
也今之舍者後昔之舍者亦
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此

問之有幾乎蓋問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而
 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盪激
 中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肝肝而誰與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居盛然變容曰敢聞命矣
 其注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

卷之六

九

異者及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
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
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
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律反
之間耳

曰 唯々肝々跋扈之貌人將
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
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舟之爭席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肝 音迂
煬 音漾

林屬齋云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

過在何處也唯唯肝肝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

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太白

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

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即之主也

執席執巾擲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

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

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

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

亦奇特 ○陸方壺云唯々肝々矜持不自在之

貌而誰々居言人將畏而去之太白二

字見道德經辱者耻而自裁之象太白者明於

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者聖之教如此於

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味晦忘形混世歸來而

舍者舟之爭席以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執

爨食承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回塵挫銳解

紛正是以意

